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藏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内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絶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邑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

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
戰死　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
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
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
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
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卽以尚書祠部郎中
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
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
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
奬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
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
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
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
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洞試祕書省校
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
何正臣龔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
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
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
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
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
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
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
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
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埸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既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禄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六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挿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衣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

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　天子贈君光禄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録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禄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横山州人塡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且蓋公之爲政精明强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乂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

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玢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墓曰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沫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曷蹇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

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
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
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
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　天子賞世
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
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
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
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
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
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
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
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
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
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歐之
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强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
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
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
彎弓劒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
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
諸蠻蠻有嵩敘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
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
爲大理寺丞次閎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
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
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

于鄉彭陵原臨川王其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擐堅挽强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閒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　天子至　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　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　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

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詘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内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鑱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眡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産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

毋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敎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　天子於其父毋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毋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敎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君以廕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取强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却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鄭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鎖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毋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即遁去復調黃

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趍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爲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志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觭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顏色愈温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絶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絓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毋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莞适枉莞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

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即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　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賛　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大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　監復得比部歸羇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　先皇帝至大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辱　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

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　陛下憐之幸聽
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
臣誠窮即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
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
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
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
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
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
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
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待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
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
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
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
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
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衮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
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
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
於審官爲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
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
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
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

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詁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　上恩及於無告而州縣若此壅之可也即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戒而去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構名聞構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畧於養已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　太宗時自潞州錄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館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爲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嘗爲之少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　眞宗之初而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諶尚書屯田員外郎詵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人嫁尚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巳湖州德清縣令郭眞卿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偁榮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

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諶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有美有相不衒不求卒爲圭璋考翼在上公丞在下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既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强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即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揔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illegible]劾莫敢校及笞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揔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携祭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既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

田於鄲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往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曾祖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沉淹以濕濕齎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塋高原日永寧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泰州司理調泰眞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眞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搆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即得其妄窮而徙之由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既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

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拔根擿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既歸　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遨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群詆以爲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敝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振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而所至即有惠愛其嘗覊游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

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
拔身貧羈誼不辱進蘇窮斥薮惠立威振而年不長
志不時盡既奮既材天奚弗憖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尚書刑
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
辛卯爲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
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周公諱文亮字昭
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
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
夫之兄曰淥淥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爲縣令
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掾
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夔奉節爲邢之任令舉
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既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
以已耶即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强起
之復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
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
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
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佗日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
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哀焉合葬于
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
其說實唐貞孝公皐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頻
高爲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
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爲君子之子焉自

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
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
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爲世其家而
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
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溧遂留家海
浦子紳孫韶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
賚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
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
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　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
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
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
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
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
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
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
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内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
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
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
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

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

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某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爲人强於學果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爲之銘

芒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窆土以爲宮聚封其上兮爲記無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公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主簿蕭君墓誌銘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郎中周公墓誌銘
侍禁周君墓誌銘
叅軍周君墓誌銘

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郎中晁君墓誌銘

郎中葛公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持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懌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詘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愠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賴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勑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天子賜書奬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

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
乂之公所任吏亦有贓坐即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
稅會　今上即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
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
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
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
墊乃改卜合葬於眞州楊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
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
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
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
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
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没叔父
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
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强而勝
孰忌以爭乎予恭寬在室而亨嶷嶷之節因時乃發
曰黜予咎匪仇予遏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
維以長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
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
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
于海旁願有謁也乂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
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

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貴衰舜元爲善士銘曰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既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摽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秉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皐爲江東撥發寘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侈爲主父毋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霽方李氏有江南爲洪之武寧令於君爲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爲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爲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既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爲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眞州酒恬慎祇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爲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史以弟交君予丈人行也

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爲銘銘曰

韡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脩不苟

爲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爲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於忿不忮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愒之亟昭昭者逝嶷嶷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公諱嘉正字鞏之少與其昆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爲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爲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慮其材　天子以爲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寃輒辨有疑若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爲獨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彥先爲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爲泰州司法參軍曰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銘曰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濱公有令聞貴維次子歸寬民人施刻在巳方飛方騫方

于天既鐓以歸既隕于泉有高其後有　其前作
爲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父諱述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又監楚州船場爲揚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閤門祗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白以爲灝莫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人兩界上爲羣盜君得姓名以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也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使不即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卒有犯法者因詆君以不詰坐是監廣州清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它吏方習爲姦賕事而君獨不買舶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它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瘴死然君既得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我思之也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洵洧渥澥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皐史堪德安鄭汾亦皆爲進士而濤今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人祔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
威愛之予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泰州司法叅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
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始葬泰州之北原而子孫遂
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爲
楚州司戶叅軍又爲泰州司法叅軍皆有能名明道
二年五月刑部君終于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
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
其后孤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
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塾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
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兆銘曰

綿綿之孤屬于單妻既恃而殖龜錫告命曰維孝子
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
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
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唐二縣內行
敏能爲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已不肯釋事實爲
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
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
四十有四曾祖諱述故鄆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
始占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
右侍禁贈右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

五人稊種秩穆稌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蹲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熈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晁望潁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難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爲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隳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聒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强懾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裒僞券應手即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郛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劾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

里閭宴衎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廚傳費劇輸之殆貧
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遷官博士
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不酬課
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醫教以餌藥
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暇
英宗纂極負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　天子
恩始正郎位攝舒朞年條教逾肄孚來鄰邦賑使無
僵扶携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樅陽
河避羅剎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
行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稚艾孤山馬
當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
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
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
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
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俁彥俁歸而
嫠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
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
爭祿賙族婣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
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丐埋辭衰麄走
汴掇其緒餘以質幽竁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
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
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吉

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劒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叅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其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

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劒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窾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